

交換心得 劉語林 西安交通大學

ndhu 對我而言是我臺灣的一切起點。

在這裡我深受濃濃人情味的慰藉。和這裡朋友一起拍片，一起行走山林野地，前所未有的思考土地倫理，在探尋攝影之于我的意義。其實都是在告訴我一種活法，世界是如此廣大，我要走的路是何其遙遠，但好在我一直在路上，和你們一樣。

關於交換心得，其實我不知道該如何具體落筆，因為它太大了。我便以一次校內晨跑為點，私以為這可為一斑。

來東華交換後，我通常是在健身房或是夜晚的柏油路上跑步，直到十二月初的有一日突發奇想，便早早起來穿著短袖，解鎖人生中的第一次晨跑。

戴上耳機，從仰山前門邁開步伐，破曉前的晨風溫柔撲面，我嗅到了花蓮濕潤而沁脾的山水空氣，不絕在心裡默默道了聲早安。

6:19 時，校園東部已然泛上橘紅，低懸的雲往南北向蔓延，如油畫厚重的平塗。我看見正東方和東南方明媚的挑染，心存疑惑。此前在花東海岸看日出時，是東方和西邊身披霞色，當時認為是西邊的雲在投映朝霞；可如今的景象卻不似當時，也許是雲層擋住了東空漫長而瑰麗的繾綣，但又漏了幾許雲，便浮出一角曙光。

跑過石橋，照例望向南邊的水塔，橋下的一片管芒花還在黎明未醒的夢裡。我知道，再過 3 個小時，這片低地就會在逆光的勾勒下熠熠生輝；正午之後，這裡的天空是高飽和的藍色，是純淨的花蓮藍，拍過去不會如早上的光比那樣大，可以直出高寬容度的水彩寫生。

繼續跑著，腳踏大地，移步換景，這是與健身房的單調視野所全然不同的；也不似夜跑時色彩的乏味。我看著天空一點點染上粉色，等跑到圖書館時，天地間盡是曖昧的粉橘了。

我總以為，霍格華茲就在東華。

一方面是校園的建築頗有魔法學院的風範，尤其是面前這個坐落於校園中央的圖書館。磚紅配象牙白，以湖藍色的玻璃幕牆作為點綴，六層樓高的塔樓，錯落的柱子，看外表有些折衷主義建築的感覺。這學期我參與了朋友的一個校園短片的拍攝，裡面有提到圖書館的守護神出現在空白頁裡。之後每每走在書庫狹窄的長廊時，背景便自帶哈利波特的配樂了。

另一方面是校園在我看來有些與世隔絕，便多了分神秘的意味。遼闊的草原長滿清明草，一望無垠，我在 google map 上又看到了校園裡很多沒有路的區域，聽同學提到才知除了東湖外還有一個華湖，後來去了音樂系的樓上遠眺，才一睹真容。華湖看起來就是一小灘水澤，周圍是密密的叢林，幾乎要把它遮住了。

跑著步，這些思緒漂略而過，一如天上的流雲。來臺灣以來，我常常看見天上的雲流速之快，和西安全然不同。也許是海島的緣故吧，且花蓮位於迎風坡，東北季風如期而來，帶動白雲快速旅行。這對我來說倒是蠻好的，因為如此一來，拍攝雲彩拉絲就不用等很長時間了，大概只需要五分鐘不到，便可以拍好素材，後期堆棧成絲滑的天空之網。

就在這種紛紛的思緒中，我已跑到了東湖湖畔。這是我上課的必經之路，也是最喜歡的校園之景。寧靜的湖泊，校園的建如古堡倒映著，偶有風動，泛起令人心醉的漣漪。這便是我誤打誤撞來到後山花東交換的福氣吧，也許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。清晨天色是低飽和，慢跑在環湖步道上，忽然有種英國湖區的想像，雖然未曾造訪，但那是我初中文青時期魂牽夢縈的國家公園。遠方是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，煙雲輕籠其上，不同時刻都各有韻致。在這清透的山水間，容易產生一種浪漫的錯覺，以為自己是一個湖畔詩人，“我好像一朵流雲獨自漫遊”，這是華茲華斯的詩句吧。

想到這裡，眼中的東湖湖畔仿佛浸了英國的雨聲，我的眼睛此時染上了灰藍色的濾鏡，景致都漫上了清冷的氣質，頓覺心動，舉起手機定格，卻發現一隻水鳥闖入畫面，以極其優

雅的姿態，翩然掠過，消失在行政大樓的方位。我至今都記得每一個細節，它是如何扇動流線型的雙翼，如何惹動湖水的漣漪，如何用水下的倒影寫出飄逸的行書，又如何用翅羽勾勒出風的形狀。仿佛慢鏡頭般，它如一抹白雲，又帶著大鳥的高貴，淡漠地遠去。我呆裡在原地，內心一陣陣起伏，欲尖叫卻不得，頭皮發麻，自然而然地勾出了一句話——

“此刻如此美麗，讓我為你停留。”

這是浮士德在最後的話，可魔鬼沒有成功，他還是被帶上了天堂。其實之前我看過的翻譯是“你真美啊，請停一停。”，在這裡的交換期間修了魏貽君老師的課，聽到了這個新的版本，尤其受用。“讓我為你停留”，是被美所打動，純主觀式的祈願，虔誠、充滿敬畏，不似另一個版本請求對方為自己停下，這其實有種侵犯的意思。而我只站在這裡，屏住呼吸靜觀這流動的絕色，希望時間過得再慢些，一切過於美麗，宛如置身夢中。

我駐足良久，才想起看剛才的抓拍。連拍的兩張，它都恰到好處的出現在右下方，畫面被湖畔三分，而它正是點睛之筆。這是布列松所說的“決定性瞬間”吧！東月、夕陽、積雪的山峰、半隱半顯的雲還有教堂墓園的十字架，開著車的他預感到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照片，便下賭注般按下快門，當把底片匣翻轉過來時，夕陽已離開了十字架。而在東華湖畔的我，此時此刻的山雲、破曉、古堡式的校園建築還有奇跡般的大鳥，便是屬於我的決定性瞬間。這時，我突然發覺到現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等待，等待自己生命中的決定性瞬間真正來臨時不留遺憾。

後來放大細看照片，才發現它並非校園隨處可見的那種白鷺。它頭具黑色縱紋，翅羽外延也是黑色。問了自資系的婉馨後，我才知道它原是蒼鷺。

蒼鷺，這名字聽得心一顫，仿佛收攏羽毛時，抖落出蒼山的寒露。我查維基找它的更多資訊，看到清晰的影像時，卻覺陌生。也許是清晨光線不足的緣故，我那時沒發覺它本是灰色；圖片上的它過眼紋及冠羽都是黑色，飛羽、翼角及兩道胸斑如線描一般，大覆羽的灰色自上而下漸變至深，琥珀色的眼裡是黑色的瞳孔，眼神仿佛盛著濕地的清冷，“性格孤僻”，維基如是說。也許蒼鷺是鳥兒中的隱士吧，獨立寒風，在濕地裡傲岸而疏離塵喧。“我並不比湖中高聲大笑的潛水鳥更孤獨，我並不比瓦爾登湖更寂寞。”梭羅的感慨，我是略知一二了，我並不比獨自低飛的蒼鷺更孤獨，我並不比東湖更寂寞。

在接下來的跑程中，仿佛被點開了賞鳥開關一般，我接二連三地看見了好多校園禽類。從石像般矗立的黑冠麻鷺到小碎步趨走的紅鳩，從蹦跳於草叢間的白尾巴哥到撲棱棱飛過屋簷的鴿群，從天際成雙漫遊的白鷺到松間獨自歌唱的棕背伯勞……通過它們，我讀出了東華清晨最靈動的詩篇。

等到快到 K 書中心時，一團黑白向我沖來，是一隻小邊牧。它撲上了腿，一刻也不停地舔著，尾巴直搖。我伸手捧起它的臉，看見它熱切的眼神。小時候看狗狗圖鑒時，便最是喜歡邊牧，極簡的黑白，機敏而溫馴的樣貌。還沒來得及好好和它玩，它主人便喚它走了，它奔跑而去，長毛在風中擺動，如梅姬前夕四八高地的蒿草。看著它跑到了主人腳踏車前面領路，我撿起兒時的念想——以後也要養一隻邊牧，帶它自駕四處旅行。

繼續跑著，又看見了一對黑冠麻鷺，常被人戲稱“大笨鳥”也不是沒道理，我看它們彼此朝相反方向站著，一動不動，如同禽鳥中的禪者，全然不理會一旁的白頭翁啼鳴著飛入疏淡的青空。

我的目光也隨著它的遠飛而延伸，在這種眺望中，看見海岸山脈的山嵐繼續遊走著，誰說“雲山亂”，分明就是寫意的神來之筆。我就這樣漫無目的地跑著想著，腳下是東華大學的瀝青路，步履邁過，路旁的清明草朝露未晞。